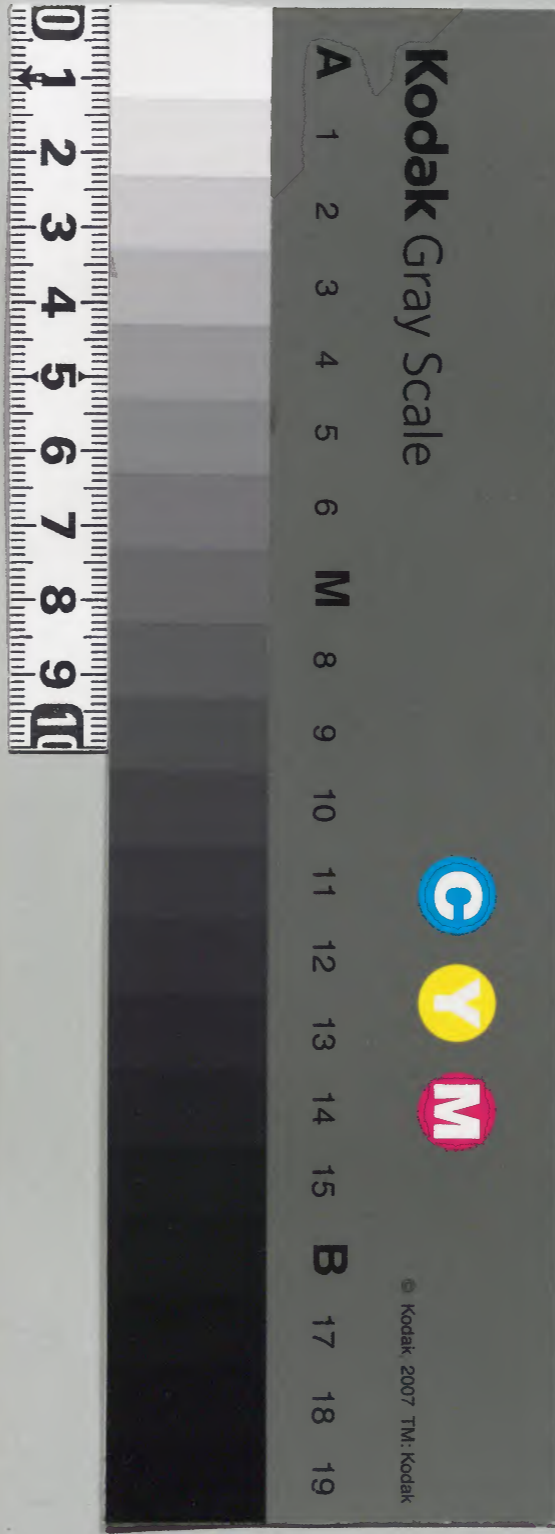


後

2

内閣文庫			
番 號	漢	1836	
冊 數	500 (58)		
函 號	別	10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後漢書卷八十八 虞傳臧蓋 列傳第四十八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淺草文庫

虞詡傳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

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鄴元水經注云武

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祖父經為

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

隋人嘗稱曰東海千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

相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法曹所決皆不恨為之生立祠其門閭壞父老方其脩之于公曰可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表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決獄未為御史大夫也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漢官儀曰脩字伯游襄城人也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方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者咸同詡聞之乃說

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

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

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

甚者也嗥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說文曰嗥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

出杜山西出將秦時郿白起頻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伏道辛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邴韋平孔翟之類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

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

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

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

雄相聚席卷而東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雖音育為卒雲徹席卷後無餘災也

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謂
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疽癰也脩曰吾意不
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詔曰今涼土
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
卿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
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冗散也音人勇
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
更集四府皆從詔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
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詔異其議因此
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詔後朝歌賊窻季等數千人攻殺

長史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詔為朝歌長故舊皆
弔詔曰得朝歌何意詔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
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
馬稜稜字伯威援族孫也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
歌邪詔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詔壽之知其
無能為也壽當作壽也朝歌者韓魏之郊韓界上黨魏界河內相接犬牙故云
也郊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敖倉在滎陽而青冀之
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城臯斷天下
右臂右臂喻要便也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
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閔與及到官設

命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
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
百餘人詔為饗會悉貫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乃伏
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
衣以采縲縫其裾為幟幟記也續漢書曰有出市里者以絳縷縫其裾也
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
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
加賞賜羌乃率眾數千遮詔於陳倉峭谷詔即停軍不
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詔
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一日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

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孫臏將齊軍將

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

明日為三萬竈龐涓消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人

不地三日士卒亡過半矣事見史記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

王吉上疏曰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

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

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

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

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詔乃

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

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
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西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
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
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
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執築營壁二百
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
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廣雅曰僦賃也音子致反
賃而致一石也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辯沮及下
石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沮七十余反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漕
船道續漢書曰下辯東二十餘里有峽中當泉水生大
石障塞水流至春夏輒溢及秋稼壞敗管郭詡

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碎梁因鑄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
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
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
賤十倍於前續漢書曰詡始到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
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爲司隸
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
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
拘繫無辜爲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堤防
刑罰者人之銜轡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
必有水敗刑罰者人之鞭策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

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

府恐為臣所奏劉放曰案上文三公遂加誣罪臣將

從史魚死即尸諫耳韓詩外傳曰昔者衛大夫史魚

王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

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

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順帝省

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漢官儀曰敦字時中常侍張防

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詔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詔不勝

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子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

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治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

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貶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

跡震為樊豐所著而死書奏防流涕訴帝詔坐論輸左校防必欲

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詔自引詔曰寧伏歐

刀以示遠近歐刀刑人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詔以忠獲

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謂順

太子被江京等廢為濟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

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

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

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宜急收防

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詔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

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

云箱序也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阿母求
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詔之罪帝疑焉謂
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詔子顓與門生百餘人舉幡
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
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詔程復上書
陳詔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
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為義
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歛詔上疏曰元年以來
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匆匆不絕謫罰吏
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

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

走卒五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

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五伯文官皆車鈴下侍閣門蘭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繡即今行鞭杖者此言錢者令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劉敞曰注街走卒又赤幘絳繡案後漢志街下有一里字又云絳繡字誤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

免黜今宜遵前典獨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詔章切責州

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

之枉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南也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

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詔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

是有司之過愚菴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答之而已
詡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
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
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
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
諸奏議多見從用詡好刺舉無所回容回曲也數以此忤
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
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
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
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
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

太守

傅燮傳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靈州縣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

復白圭乃易字焉家語子貢對衛文子曰一日三復白圭之玷不可為也一日三復慎之至也身長八尺有威

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

行服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劉放曰案嵩傳此少一將字

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

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

後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 八

用十六相

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于八人蒼舒饋鼓壽

氏有才于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季豹季狸謂之八元明惡人不去則善人

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

皇甫嵩傳曰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此皆彙發蕭牆而

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

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

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

陶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

憂甫益深耳

甫始也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

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屬

至

其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之居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自若也

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見

史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

戮矣

白起與應侯有隙構之秦昭王免起為士伍遷之陰密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賜劍自裁見

史記案杜郵今咸陽城是其地刑陛下宜思虞舜四罪

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

殛音紀力反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

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鐵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

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變功多當

封忠訴譖之續漢書曰燮軍斬賊三帥靈帝猶議

燮言議記也音志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為安定都尉以疾

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

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

堅執先議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

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

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

節願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冒頓匈奴單

日季布為中郎將單于為書曰嫂呂太后呂太后怒召諸

將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

阿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二

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萬眾橫行

定隴右前書漢王賜鄜商爵位成君以世宗拓境列置

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置

等義曰孝武帝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

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

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

掖以高婁羌裂匈奴之右臂婁音而遮反○劉攽曰注

以高婁羌案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為之騷動

陛下臥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

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

居此地說文曰衽衣衿也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

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

忠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方正也格猶標準也每公卿

有缺為眾議所歸頃之趙忠為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

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

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

眾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

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

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

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一作出

為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劉放曰案文明當

通但前後多云名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

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燮善鄙人叛羌懷其恩

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

委任治中程球為通姦利士人怨之漢官曰司隸功曹從事即治中

也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

鄙失眾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

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

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

當而新合之眾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

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抵解必謂我怯羣惡爭執

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

待也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為使君不取

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

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

攻郡劉放曰時北胡騎數千案文少一地字皆夙懷燮

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

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

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

里羌胡燮北地人故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

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

終燮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幹集曰幹汝知吾必

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曰魯公子翬曰前志有且

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史記曰伯

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土伐紂殷既平伯夷恥之義不

食周粟遂餓死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

曰古之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

養浩然之志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食祿又欲避其難

乎左傳曰子路曰食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

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程嬰解見幹嗟咽不能

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成

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

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師乎師即君也

師也之突案劔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
右進兵臨陣戰歿諡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蓋勳傳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

是家世二千石續後書曰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

屬國初舉孝廉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執恣

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

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

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

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土繼食鷹鸇欲其驚也續後書

雅曰驚執也蒼頡解鵠曰為鵠也食音嗣驚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

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

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中平元年黃山賊起故

梁鵠欲奏誅雋勳為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

謂雋曰吾以子罪在人議故為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

不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

因軍與斷盜數千萬斷謂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

陽以拒賊鋒阿陽縣屬天水郡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

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勸昌救之不從邊章

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

屯阿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

穰苴奮劍

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

賈素驕貴夕時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日日會

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今之從事

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救昌到

乃誚讓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

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

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梟代之續漢書梟梟患多寇叛

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

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

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

開立是為潛公慶父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

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勳不

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

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宮前書尹翁歸傳曰

音義曰右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

狐槃為羌所破勳收餘衆百餘人為魚麗之陳麗音離

王以諸侯伐鄭鄭原繁高渠彌奉公為魚麗之陳羌精

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墜不動乃指木表表

也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馭焉句就羌別種也素為

勳所厚乃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

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旗

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羗戎服其義勇不
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勳領漢陽太守時

人飢相漁食勳調穀稟之調會發也先出家糧以率眾存活

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

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官者上軍校尉

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帝又

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

如中藏謂內藏也勳曰臣聞先王燿德不觀兵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

父諫曰不可先王燿德不觀兵韋昭注曰燿明也觀示也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

昭果殺祗黷武耳左傳曰戎昭果殺以聽之之謂武殺敵為果致果曰殺也帝曰善

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

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

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

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

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

而蹇碩等心憚之企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

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執貪放勳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

咸為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

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

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

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

府聚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驛

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漢陽

叛人王國眾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勳領郡兵五千人自請滿萬人因表

用處士扶風孫瑞為鷹鷄都尉桂陽魏傑為破敵都尉

京兆杜楮為威虜都尉弘農楊儒為烏擊都尉長陵第

五雋為清寇都尉凡五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勳每有

密事靈帝以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

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

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

不慎哉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者在卓得書意甚憚之

間福與禍鄰莫知其門也徵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

要結將以討卓會高亦被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遂益

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

者皆為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

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

假以雄職乃以為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

出為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雋為

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

且汙我刀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武丁殷王高宗

也謂傳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見尚書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乃謝雋

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賻襚送之如禮葬于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也父曼有

幹事才謝承書曰曼達於從政為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還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

人物種數曼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

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

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句章縣故城在今越州鄞縣西十三

州志云句章之地南至句餘其後併吳自稱大將軍立

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邑眾以萬數拜曼揚州刺史曼

率丹楊太守陳寅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為人患

曼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

曼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功拜童子郎漢法孝廉試經

者拜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曰左

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

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

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也

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魁梧壯大之貌也梧音吾舉孝廉補

卽丘長卽丘縣屬鄆那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卽春秋之祝丘也中平末棄官

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弒帝圖危社稷洪說

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謂超為廣陵今王

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王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兖州刺史劉岱岱字公山豫州刺史孔伷伷字公緒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瑁字橋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糾也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獲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

後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 十七

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颺起而青部殷實

軍革尚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

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崇禱羣神巫女巫也

崇謂營攢用幣以穰風雨霜雪水旱厲疫又恐賊乘凍

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

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為東郡

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

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

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

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

超圍乃徒跣號泣金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

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

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

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為書八

洪答曰隔閼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爾雅曰武迹也而趨舍

異規其為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也比頌述

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闡於大道

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村偏心

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

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家語孔子之

遇於塗傾蓋而語也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

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洪常寓於紹故謂之主人也瞻望帳幄

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榻捉也音女卓反不覺涕流之覆面

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

○劉放曰案文悔字無義未詳何字或曰悔當作益受任之初志同大事埽清寇

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邁危請師見拒辭行

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復申豈得復

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

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已

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

戰矣

吳王餘昧卒欲投弟季札季札逃去見史記

昔張且足明登壇唾血奉辭

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

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英籍記云袁紹使張景明

郭公則高元有論說韓讓使讓與州與紹然則讓之讓也景明亦有其功其餘未詳也呂奉先討

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魏志呂布傳曰布破張燕軍而

求益兵眾將士鈔掠紹思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英

雄記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

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止於帳側布

偽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

半兵起亂布尚死明且紹劉子璜奉使踰時

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

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

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

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公山不狃曰

預注云違足下當見父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

推平生之好以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

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崔杼殺齊莊公

以戰拘其頸劔承其心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

勇也崔杼遂釋之事見晏子左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弑

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

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也

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

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

築室反耕哉左傳曰楚子圍宋築室反耕杜預注但懼

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公張揚飛燕旅力作難

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從事

何進今於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

揚遂以所將兵攻上黨仍略諸縣眾至數千又與袁紹

合張燕常山人本姓褚黃巾起燕合眾少年為羣盜眾

萬人博陵張牛角立起眾突嬰陶牛角為飛矢所中且

死告其眾曰必以燕為帥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燕標

得捷速過人軍中號為飛燕眾至百萬號曰黑山後助

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劉放曰注張牛角立起案文

立當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股肱猶

言北邊有倉卒之急股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

宜又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

為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

彭越將其眾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光武創基兆於

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

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與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盟主謂袁紹也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與音預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為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養

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稍為饘粥杜預

注左傳曰饘糜也音之延反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為薄糜徧班士

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感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前書音義曰缺猶冀也缺音羌志反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公羊傳曰事君猶事

父也父受誅子復讎惟刃之道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為諸生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情壯矣想其行既且號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大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筭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縣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其人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止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於稷事見左傳及史記言臧洪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楚也

後漢書卷八十九 張衡傳第四十九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燮令圖再全金方蓋勳抗
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後漢書卷八十九

後漢書卷八十九 張衡傳第四十九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張衡傳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

西鄂縣故城在今鄧州向
城縣南有平子墓及碑在

焉崔瑗世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

三輔因人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
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

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好玄經桓譚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以四為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篇不可損益以三十一五著撰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也○劉敞曰注以三十五著撰之案太玄乃用三十六撰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

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

丁雲當哀帝時著太玄經曰漢初至哀帝二百歲也

二百歲殆將終乎

自中興王獻帝一百八十九年也

所以作者之數必

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自此以上金衡與崔瑗書

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

史令

漢官儀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也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

作渾天儀著靈憲筭罔論言甚詳明

漢名臣奏曰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二

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

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

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

序一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

于渾體是為正儀故靈憲作與衡集無順帝初再轉復

筭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筭之因名焉

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

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問以見其志云問非也衡集云觀者

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鈍

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有聞余者曰蓋聞前哲首

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論語注云下學

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尚書曰立

以水年逸詩曰祈招之愔愔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

而氏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尚書伊尹曰予弗克

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答單巫咸實守王家各單

金股賢臣也尚書曰咎單作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衮

而胡介圭作端申伯中國之伯也樊仲仲山甫也為

甫維周之翰注翰幹也服衮謂申伯為冢宰服衮冕之

服也又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云寶瑞也圭長尺二

寸謂之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

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

大業易繫辭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質以文美實由華

興器賴雕飾為好人以輿服為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

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論語曰

學又曰仁者安仁又曰鑽之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日官

彌堅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

也左傳曰天子有日需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又曰夷道若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

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誇于鄙儒天衢天道也言徒統

思作靈憲渾天儀等也深厲淺揭隨時為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

其孤技邪揭褰衣也音丘列反詩邶風曰深則厲淺則揭爾雅曰由帶以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言

遭時制宜遇深水則厲淺則揭也易隨卦曰隨時之義失矣哉莊子曰朱泚曼學屠龍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

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音渠綺反責衡何獨妙思於機巧者也○劉放曰注支離蓋案莊子蓋當作益支離其

名益耳後人不讀參音三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

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銛諸垂翅故棲謂再為銛利也諸之也間者言衡作三輪木雕尚能飛轉已乃

垂翅故棲何不調其機關使利而高飛邪傅子曰張衡能令三輪昔有文王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篇曰求

發曰正文昔有當作昔者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已美言

以相剋剋勝也衡集作美言以市也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小

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喻求仕遷於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孟子曰金聲而玉振

之用後勳雪前吝婢很不柔以意誰靳也吝恥也左傳曰宋公靳之

杜預注云戲而相愧曰靳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

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

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齊宋之郊謂之夥音和果反是故執可學而行可力也天

爵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速召也懷

來也旃求之無益故智者偃而不思偃俯也貼身以徵幸

固貪夫之所為未得而豫喪也貼危也枉尺直尋議者譏

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殮饌餽猶不屑

後漢書卷六十九 三

餐旌替以之

猜嫌也。簋，食器也。飧，音孫。詩云：有蒙其飧。饌，音仕。卷反。舖，音補。故反。金謂食也。眉猶

介也。以用也。爰，旌替餓人也。一作爰精。目，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精。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丘父之盜曰

丘見而下，盡殮以舖之。爰精，目三舖而後能視。曰：予何為者也？表，狐父之人丘也。爰精，目曰：諸汝非盜邪？吾義

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而死之也。劉放曰：注子何為者也？案文是對答之辭也。字當作

日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

短褐而襲黼黻或委車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

受祿也

解短褐謂窳服也。委車築謂傳說也。短音常。主反。方言曰：自關而西謂檐榆短者謂之短也。

輸力致庸受必有階受或作爰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

錯人用瞳朦

瞳朦言未睹也。○劉放曰：案蔡邕亦黃帝有此二字作瞳朦。從目是也。此誤。

為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

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

史記曰：黃帝迎日推

策舉風后力牧以理人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曰：旁羅日月星辰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

義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執文志陰陽流有風后十二篇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

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曰

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

帝王紀曰：少昊字清陽，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

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重少昊氏之子。黎顓頊氏

之子各有所能因茲委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

事不金濟

左傳鄭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閉也。又晉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

日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四叔分

主三正言其不兼業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

夏至日北

極而影短晝六十刻夜四刻冬至自南極而影長夜六十刻晝四十刻也易通卦驗日冬至晷長丈三尺夏至晷長尺五寸謂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也夫玄

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涸泥而潛蟠避

害也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言出入有時也賈逵注國語曰涸公且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亂也涸音骨

不從有人之不理尹正也道行言道得申也仲尼不遇

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制春秋以俟後聖也恥一物之

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衡集考字作丁丁當也夫

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麗附也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旒旒旒言為燭武縣絕而秦伯退師夫也絕縣繩

於城而下也左傳曰秦伯圍鄭鄭伯使

城施柝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仲連為書係箭射聊城中燕將自殺見史記施廢也拆行夜木

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張儀說諸侯連和事

為尤梟猶勝也猶六博得梟則勝故樊噲披帷人見高祖前書曰樊噲沛人也

高祖踞洗以對酈生前書曰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酈食其食其曰必欲聚徒

合義兵誅無道不宜踞見當此之會乃鼃鳴而鼃應也

喻君臣相感也焦贛易林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

也國語曰勤恤人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

隱而除其害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

前書音義曰謀譜第

也與牒通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

著功臣等傳粲然各有第序也 夫女魃北而應龍翔

洪鼎聲而軍容息

女魃旱神也山海經曰蚩尤作兵伐黃帝

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

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妖

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妖亦魃也音步未反聲 溽暑至而

或作聲容或作客衡集容作害並未詳也 溽暑至而

鶉火棲寒冰沍而龜鼉蟄

棲息也禮記月令曰季夏土溽溽暑鶉火午之宿也三月

在午六月在酉言當季夏之時鶉火退於酉沍凝也 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

方億醜并質共劑若脩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

質劑猶今分文契也并共猶言交通也周禮曰凡賣買者質劑焉

冀其二哉

左傳魯叔孫豹曰太上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黃帝堯舜也立

功禹稷也立言史佚周任藏文仲 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

摠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為幸世易俗異事執舛

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

易繫辭曰通其變使人不倦也 斯契船

而求劔守株而伺兔也

契猶刻也呂氏春秋曰楚公有涉江者其劔自舟中墜於水遽

契其舟曰是吾劔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劔不行若此求

劔不亦惑乎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

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 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

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不永

史記曰越王

師吳王闔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於夫椒越王乃以捷

餘兵五千入保棲於會稽此為冒愧逞願自取敗也捷

斂也音翕孟子曰阿意事貴者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

肩所尊俗之情也歛亦脅也前書曰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犀堅也詩衛風

日招招舟子人涉叩否人涉叩否叩須我友叩我友也須

待也鄭玄注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而不涉言室

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姑亦奉順敦篤

婚姻不成喻仕當以道不求妄進也姑且也休美不見是而

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也吝恥也休美不見是而

不惰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不覺是而無悶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又曰居上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

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聘

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

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天規絕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

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藝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

即老彭殷賢人也睨視也高視大談言不同流俗衡集

作矢談矢亦直與世殊技固孤是求技巧也音伎本

也義亦通也與世殊技固孤是求或作技誤也子

憂朱泚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輪扁為輪

扁音皮殄反莊子曰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之法徐則

中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之

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子亦不能受之

於臣言泚曼屠龍既無所用輪扁斲輪亦不能教人也

泚音匹子覩木雕獨飛慙我垂翅故棲吾感去鼃附鴟

悲爾先笑而後號也鼃蝦蟇也音胡媯反周易旅斐豹

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左傳曰晉欒盈復人於

國人懼之斐豹謂范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或宣子

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殺之杜預

注曰蓋豹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衛侯邢禮

至與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自為銘曰余掖殺

國子莫余敢止國子邢正卿禮至本衛人仕邢為弦高

以牛餽退敵墨翟以紫帶全城左傳曰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

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野邑敢犒從者秦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墨子曰公輸般為

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之攻盡墨子之守有餘楚王曰善哉吾請

無攻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貫高趙相也端猶正也獨

末矣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而赦之蘇武使捕且以飛增逞匈奴中杖節臥起節毛盡落並見前書

巧詹何以沈鈞致精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務鳥繼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又曰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鈞荆條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周禮曰增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於矢謂

之增增奕秋以棊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奕圍局也棊即所執

高也之子秋名也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又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也僕進不能參名

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二立謂太立立德其次也

下下列下且不可庶況其二哉故言不能參名於二立之流也臣賢案古本作二立流俗本及衡集直字多作

匹非也數子謂斐豹以下也愍三墳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左傳曰楚左史

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以為三墳五典三皇之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此以下言不能立德立

功唯欲立言而已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前書東方朔曰首陽為柱

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終身無患是為上也且韞積以待價踵顏氏

以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陽嘉元年復造

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

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

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蟾蜍蟾

音時占反蟾音時諸反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

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
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
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
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
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
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
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
德泥蟠傾覆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蟠音薄寒反廣雅曰蟠曲也楊雄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
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
之也倥音口弄反倥音子弄反埤蒼曰倥倥窮困也亦謂順帝被廢時也親履艱難者知

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
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
和災青屢見神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禍淫景嚮而應
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
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事見宦者傳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
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
性流遯忘反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
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
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楚辭曰瞻前而顧後今援鏡自戒謂引前事以為鏡而自戒也
也韓詩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貴寵之臣眾所屬仰其有愆尤

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

降其禍辟也辟罪也音頌亦反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

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恒常也若順也孔安國注洪範云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常陽

則多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

年京師地震土裂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京師地震裂者威分震者人擾

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

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

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天鑿孔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

見所革以復往悔革改也復反也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

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周禮太宰以八

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若思從上下事

依禮制禮制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

允塞災消不至矣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

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

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

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節氣注云

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入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

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於

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一于九宮從坎宮始

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

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

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

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經天驗道本

星而及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

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煥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

之言前書曰齊蕭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音胡歷反其所因者非一

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

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

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

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

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眭弘字孟魯國蕃人昭帝時以明經為

議郎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好洪範五行傳說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又成哀時有詔使劉向及子歆於祕書校定經傳諸子等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尚書

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見藝文志命無讖說也尚書

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也死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

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

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衡集云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

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前書武帝始置益州其名三

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

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

往者侍中賈逵摛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

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

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

無所容篡

衡集上專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人十一篇也傳音附臣賢案衡集云後人皮傳無所

容竄又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後人不達皮膚之意也莊子曰竄句籍辭續漢書亦作竄本作篡者義亦通

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

版遷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自照達幽冥言宋景歷紀推知水災

非洞視玉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効而復采

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永建順帝即位

年也復統謂廢而復立言讖家不論也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偽較

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

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謂競稱讖家也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

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

韓子曰客為齊王畫者罔畫孰

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

宜收藏圖讖一禁

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帝引在

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已

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闔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讒之

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

賦玄道也德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以宣寄情志其辭曰仰先哲之

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玄訓道德之訓也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匪仁里其

為宅兮匪義迹其焉追論語孔子曰里仁為美宅不濬處仁焉得智里宅皆居也

服膺以永覲兮綿日月而不衰說文曰膺背也禮記曰服膺拳拳而不忘

才性反前書音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真節脩謂

義日靚與靜同為善也楚辭曰苟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

中情其好脩兮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

立也禮記曰為人臣止於恭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跌蹉也音徒結反繩墨喻禮法

也楚辭曰遵繩墨而不顛志團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團團垂

日心之憂矣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旌明也

如或結之玉瓊枝玉樹以喻堅貞也縛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

楚辭曰折瓊枝以繼佩也縛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

江蘿案縞音粗緩反字書亦纂字也纂繫也諸家音並

今允塵邈而難虧如日中裂冰潔又曰裂積寒皴允信

也塵久也邈遠也虧猶缺也衣服芬芳芳既姱麗而鮮雙

今非是時之攸珍姱音口瓜反王逸注楚辭曰姱好也

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

怠皇而舍勤怠惰也皇暇也舍廢也幸二八之選虞兮喜傳說之

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二八八元八凱

故反虞虞舜也尚慕也恫痛也音何孤行之莞莞兮子

不羣而介立感鸞鷲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山海經

出有鳥五采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又曰九疑山有五

采之鳥名鸞叔善也特獨也言靈鳥既獨棲善人亦少

也彼無合其何傷兮患眾偽之冒真且獲譴于羣弟兮

啓金滕而乃信且周公也譴謗也信音申成王立周公

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

禾盡偃成王與大夫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

功代武王之策方信周公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

忠於國家也事見尚書蒸衆也僻邪也辟法也詩會煩毒以迷或兮羌孰

危身曰人之多僻無自立辟也可與言已會重也羌發語辭也言私湛憂而深懷兮思

續紛而不理已之志無可與言之也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

改執雕虎而試象兮沾焦原而跟止雕虎有文也沾臨

踵也尸子曰中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獲右執雕虎唯

象之未試吾或焉有方者則又願爲牛與象自謂天下

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夫貧窮太行之獲也跡賤者義

之離虎也吾日試之矣又曰昔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

五十五步臨百仞之谿昔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昔子者

獨却行劑踵焉此所以服苦國也夫義之爲焦原也高

矣此義所以服一世也衡言躬履仁庶斯奉以周旋兮

義不避險難亦足以服一代之人也要既死而後已左傳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俗遷

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園方化變也珍蕭艾於重笥兮

謂蕙芷之不香蕭蒿也笥篋也蕙芷並香草也貴蕭艾

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臯以服箱斥遠也西施越之美

音奴了反呂氏春秋曰要臯古之駿馬也服駕也箱車

也言踈遠美女又以駿馬駕車並喻不能用賢也行波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劉

放曰案要臯古良馬當作要從馬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

容兮譬臨河而無航航船也孫卿子曰儉合苟容以持

無舟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黻衣

兮披禮義之繡裳襲重也周禮黑與青辨貞亮以爲聲

兮雜技藝以爲珩說文曰辯交織也音蒲珍反禮記曰

男鞶革女鞶絲鄭玄注云鞶小囊盛

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筮之未盡復以龜卜之也遇九

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東龜曰果屬其色青也

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詩小雅曰鶴鳴九臯注云臯澤中溢水出所為也自

外數至九喻深遠也介耿介也龜經有棲鶴遊塵外而

警天兮據冥翳而哀鳴警視也音普列鵬鵠競於貪婪

今我脩絜以益榮鵬鵠鷲鳥也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

氏而後寧子謂衡也有故於玄鳥謂卜得鶴兆也易曰

言子歸母氏然後得寧猶臣遇賢君占既吉而無悔兮

簡元辰而傲裝悔惡也元辰吉辰也傲整也旦余沐於清原兮晞余

髮於朝陽晞乾也朝陽日也爾雅曰山東曰朝陽楚辭曰朝濯影及於陽谷夕晞余身乎九陽也漱

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芝之流英瀝液微流也咀嚼也

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飛也音許緣反走猶

遠地也淮南子曰登大山履石封以望八荒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

芒帝王紀曰少昊邑于窮桑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

海中三山也謂蓬萊方丈瀛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

而票輕道真謂道德之真班固幽通賦曰矧沈躬於道

登蓬萊真不澆曰淳不雜曰粹票音匹妙反猶飄飄也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鼇大龜也列子曰勃

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

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仙聖訴於帝使巨鼇

不動抃音皮媛反楚辭曰鼇戴山抃說文抃拊手也留

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

仙草有玉石膏出泉如酒味名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

之為玉酒飲之令人長生也

後漢書卷八十九

宿乎扶桑

扶桑日所出在陽谷中其桑相扶而生見淮南子

喻青岑之玉醴兮

餐沆瀣以為糧

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郭璞注曰言岑也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王逸注

沆瀣夜半氣也糧或作糲

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崐崘之高岡

山海經曰崐崘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

五圍昔夜也穀生也衡此夜夢禾生於崐崘山之上即下文云拜巫咸以占夢舍嘉秀以為敷是也衡集注及

近代注解皆云昔口夢至木禾今親往見焉是為發昔

夢也臣賢案衡之此賦將往走乎八荒以後即先往東方次往南方乃適西方此時正在陽谷扶桑之地崐崘

禾平良由尋究不精致斯謬耳朝吾行於陽谷兮從

伯禹於稽山

賜谷日所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禹代鯀為崇伯故稱伯吳越春秋曰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故更名其山曰會稽也

集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

左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

日敢問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指長沙

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

重華舜名葬於蒼梧在長沙今潭州也從稽山西南向長沙故云邪徑存猶問也

哀二妃之未從兮翩儂處彼湘

瀕也劉向列女傳曰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相夫人也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也

流目覩夫衡阿兮睹有

黎之地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

衡阿衡山也黎之曲也黎

顛頊之子祝融也為高辛氏之火正葬於衡山也黎

顛顛之荆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

顛顛其墳得營愁蔚蔚以慕遠兮越卬州而愉敖

有九部入紀地有九州八柱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

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弁州曰開土正中冀

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

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愉樂也敖遊也躋日

後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 七

中于昆吾兮憇炎天之所陶

淮南子曰日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注云昆吾近

名在南方憇息也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有火揚芒爍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晝夜火然陶猶炎熾也

而絳天兮水泫云而涌濤

音必遙反泫音胡大反音

戶昆反金溫風翕其增熱兮怒鬱邑其難聊也淮南子

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外南至委火炎風之顛羈旅而

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

顛獨也音苦骨反不顧金天而

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

金天氏西方之帝前祝融使舉

麾兮纒朱鳥以承旗

纒繫也音山綺反朱鳥鳳也躔建

木於廣都兮拓若華而躊躇

躔次也拓猶折也淮南子

木西木有十日其華照地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焉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躊躇猶徘徊也躊音直流反

踏音直 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

歲兮曾焉足以娛余

山海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龍魚在其北

曰蝦魚有神巫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鼈魚在丁野北其為魚也如鯉魚白人之國在龍魚北也 思九土

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

九土九州也蓐收西方神也徂往也欲還中土也

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

音稅說文曰蟬蛻蟬蛻

解皮也言去故就新若蟬蛻也朋猶侶也精粹美也

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

中野蹶音厥鄭玄注禮記云蹶行處之貌也淮南子曰東極之山

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

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

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

風是節寒暑爾雅曰台亂弱水之漚浚兮逗華陰之湍

後漢書卷十九 列傳 十九

渚正絕流曰亂山海經曰崐崘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

華山之北也臨號馮夷俾清津兮擢龍舟以濟予號呼

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入石

得水仙為河伯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美人姓

焉名夷俾使也清靜也津濟度處靜之使無波濤也擢

也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于夷也劉放曰

注為河伯龍魚案文伯下當會帝軒之未歸兮悵相佯

而延佇帝軒黃帝也鑄鼎於湖在今湖城縣與河華相

也近未歸謂黃帝得仙升天神靈未歸相佯猶徘徊

也回咽河林之萋萋兮偉關雎之戒女咽音許史反爾雅

盛貌山海經云北望河林其狀如備偉美也詩國風曰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衡觀河洲而

思之黃靈詹而訪命兮摻天道其焉如黃靈黃帝神也

也訪謀也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六籍六經也

神達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達道也爾雅曰覆審

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昆兄也淮南子曰昔

為虎其兄覘之虎搏而殺之不知其兄也鼈令殮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

鼈令蜀土名也各音靈殮死也禪傳位也引長也揚雄

蜀土本紀曰荆人鼈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至成都

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

帝號復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命錯交錯也司

稱王也秋佐助期曰司命神名為滅黨長入尺小鼻望羊寶號

多髭癯瘦通於命運期度晰明也協韻音之逝反寶號

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寶謂孝文實皇后也繁廡

以賜諸王寶姬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遺宦者吏必置

庭兮卒銜恤而絕緒

王謂孝平王皇后莽之女也前書聘以黃金二萬斤遣劉歆奉乘輿

法駕迎后于第及莽篡位后嘗稱疾不朝會莽誅后自殺火中而死恤憂也詩小雅日出則銜恤絕緒言無後也

也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邁武

尉謂都尉顏駟也尨蒼雜色邁遇也

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

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董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也

弱冠而司察兮設王隧而弗處

董賢字聖卿哀帝時為大司馬年二十卒三公

服也時哀帝令為賢起冢至尊無以加及帝崩王莽殺賢於獄中左傳曰晉侯請隧曰王章也禮記曰二十曰

弱冠也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以悅牛

兮豎亂叔而幽主

穆魯大夫叔孫豹也諡曰穆牛謂豎牛豎亂叔而幽主也幽閉也大夫稱主左傳

曰叔孫豹奔齊宿於庚宗遇婦人而私焉至齊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後還魯庚

宗之婦人獻以雉曰全小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遂使為豎有寵及穆子遇疾豎牛欲亂其室曰夫子疾病

不欲見人牛不進食穆子遂餓而死文斷祛而忌伯兮闈謁賊而寧后

文公也祛袂也忌怨也伯謂伯楚也謁告也賊謂呂甥冀芮等寧安也后文公也初晉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

於蒲城公踰垣勃鞞斬其袂及公入國呂生冀芮謀作亂伯楚知之以告公公會秦伯于玉城殺呂郤伯楚勃

鞞字也事通人闈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

通人謂穆子文公等見國語闈於好惡謂初悅豎牛後以餓死始怨勃鞞終能告賊剖分也言通人尚闈於好惡况愛寵昏惑者豈能分之

羸撻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

羸秦姓也撻猶發也謂始皇發讖云亡秦

者胡乃使蒙恬北築長城以為外備而不知或輦賄而胡亥竟為趙高所殺秦氏遂亡是發內也

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

輦運也違避也車謂張車子也對有夫婦夜田者天帝見而矜之

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歸輦

其萌以逃同宿有婦人夜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生慎

車間名車于其家自此之後遂大貧敝見搜神記

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誅爾雅曰誅告也左傳曰

叔孫昭子曰早也後果大旱又曰宋衛陳鄭將火鄭大

夫裨竈請權筆玉瓚覆火子產弗予竈曰不用吾言鄭

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

非爾所及遂不與亦不復火也

子而事刃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梁叟梁國

丁當也睇視也矧況也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鄉鄉

有丈人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

之丈人醒謂其子曰吾為而父我醉女道苦我何故其

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醉其真子迎之丈人

拔劍而刺之事音側利反前書音毋綿孿以滓已兮思

義曰江東人以物插地中為事也

百憂以自疚綿孿猶牽制也滓音胡鼎反衡集注云滓

引也言勿牽制於俗引憂於已詩曰無思

百憂祗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槩忱而佑仁監視也孔甚

自重兮

誠也佑助也言天之視人甚明唯輔誠信而

助仁德也尚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天威棗忱湯蠲體以

禱祈兮蒙庇禡以拯人禡福也帝王紀曰湯時大旱七

年殷史小曰當以人禱湯曰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

戒翦髮斷爪以已為牲禱於桑林之社果大雨言蒙天

大福以拯救人衡集祈景三慮以營國兮癸惑次於它

字作訪訪祭也據育斯

辰景宋景公也三慮謂三善言也景公有疾司馬子韋

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真之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

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

所以養人也歲不登何以畜人乎子韋曰魏顆亮以從

君善言二癸惑必退三舍見呂氏春秋也

理兮鬼亢回以敵秦魏顆魏武子之子也亮信也左傳

曰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

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顆曰必

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必

吾從其治也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充杜回躡而

願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

後漢書卷之五 列傳 三十一

治命余是 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尚書曰咎繇邁種德

注云邁行也種布也英六金國名咎繇能行布道德子孫茂盛封於英六帝王紀臯陶卒葬之於六禹封其少

子於六以奉其祀六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也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彫而

已毓根生謂寄生也言百草至寒皆彫落唯寄生獨榮於桑之末本草經桑子寄生一名寄屑一名寄本

一名宛童以喻咎繇封於英六餘國先滅英六獨存也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往

而不復言咎繇布德行仁慶流後裔詩曰無言不讎易曰無往不復也盍遠迹以飛聲

兮孰謂時之可蓄盍何不也蓄猶待言何不遠遊以仰飛聲譽誰謂時之可待言易逝也仰

矯首以遙望兮魂微惘而無疇微惘猶微愴也徧區中之隘陋

兮將北度而宣遊徧區中也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

不流淮南子曰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大海之極有凍寒積冰雪雹羣冰之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

石嶺說文曰皚皚霜雪之貌也其音古字磴與皚通音胡故反杜預注左傳一公西開也寒風淒而

永至今兮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

糾玄武謂龜蛇也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殼龜甲也爾雅曰騰騰蛇蜿屈也糾纏結也騷騷叶韻音脩糾

音古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矜棘也并猶聚也凌冰也音力

音寒也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歎而增愁太陰北方極陰之地

也楚詞曰選怨高陽之相寓兮倬顛頊之宅幽高陽氏

也山海經曰東北海外附禺之山帝顛頊與九嬪葬焉相視也寓居也倬屈也音之鳳反宅幽謂居北方幽

都之地尚書曰庸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望寒

絲猶經緯往來也瘳愈也言勞於往來四方經積望寒

亦炎火之地彼此亦何差也織或作織給或作駱望寒

門之絕垠兮縱余縲乎不周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踔絕垠乎寒門

根音玉巾反廣雅曰根罅也縹馬韉也音迅颺瀟其騰

我兮驚翮飄而不禁颺風也瀟疾也音蕭騰送也趨徐

嚙之洞穴兮標通淵之砾砾砾音呼加反砾音呼舍反

貌也既遊四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深重陰地

語曰魯季桓子穿井獲土缶中有蟲若羊追慌忽於地

底兮軼無形而上浮慌忽無形貌也出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

之所由右謂西方也密山名也山海經曰西方曰密山

蹊路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速召也燭龍北

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

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炬可以昭明

璠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璠谿山之東曰璠谿又

鍾山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能身是與欽馮聘王母於

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饑王母西王母也銀臺仙人所居

芝戴勝憇其既歡兮又謂余之行遲丘有人戴勝虎齒

有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憇相傳音宜觀反杜預注左傳

音許近反與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詩含神

此義合也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主持玉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媠

眼而娥眉姣好也音古巧反蠱音野謂妖麗也媠舒妙

媠之纖腰兮揚雜錯之桂徽媠音財性反謂妍媠也桂

婦人之徽謂之禡郭璞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礚以遺

注云即今之香纓也獻環琨與璵緗兮申厥好以玄黃

後漢書卷十九 列傳 二十四

金玉佩也白虎通曰脩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佩

環也玄黃謂綰綺也尚書曰厥篚玄黃言玉女宓妃等

既獻環佩又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賂或作

贈以綰綺也賂或作廣大也言不以玉女及贈遺為雙材悲於不納兮金詠

美也楚辭曰怨靈脩之浩蕩雙材悲於不納兮金詠詩而清歌雙材謂玉女宓妃也即上歌曰天地烟燼百

卉含藹鳴鶴交頸睢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烟燼

易繫辭曰天地烟燼張揖字詁曰藹古花字也處子如

何淑明忘我實多淑善也詩曰如何將答賦而不暇兮

爰整駕而亟行賦謂玉女所歌詩也亟疾也音瞻岷嶓

之巍巍兮臨紫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巨螭龍之

飛梁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岷嶓曲也爾雅曰小

度也廣雅曰無登閬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為牀閬風

角曰螭龍也在崑崙山上楚辭曰登閬風而緹馬淮南子曰崑崙山

有曾城九重高萬一千里上有不死樹在其西今以不

死本為屑瑤案以為糝兮斟白水以為漿瑤瑣也楚辭

為糝糝糧也斟音居于反謂酌也河圖曰崑崙山斟

出五色流水其白水東南流入中國名為河也斟以占夢兮迺貞吉之元符秤使也音曾耕反又禱耕反

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彭巫謝等十巫衡滋令德於正中

既夢木禾今故令巫咸占之也元善也滋令德於正中今含嘉秀以為敷滋茂也淮南子曰昏張中則務種穀

而熟得特之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本禾本

也言禾既垂穗顧本人亦當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

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稌乃敷曰我其首禾平

高誘注云禾稌向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姑

後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也謔美也 **戒庶寮以夙會**今僉恭職而金近僉皆也 **豐**

廬猶居也 **隆**輕其震霆今列缺畢其照夜豐且隆雷也輕聲也音音

庭列缺電也 **雲師**黶以交集今凍雨沛其灑塗雲師屏翳

音徒感反爾雅曰暴雨謂之凍沛雨貌也 **灑塗** **轆**瑯與而樹

塗協韻音徒故反楚辭曰使凍雨兮灑塵 **轆**瑯與而樹

葩今擾應龍以服輅輅音魚綺反爾雅曰載轡謂之輅

瑤以玉飾車也樹立也葩華也於車上 **百神**森其備從

建華蓋擾馴也廣雅曰右有翼曰應龍也 **振**余袂而就車今

兮屯騎羅而星布周頌曰懷柔百神 **冠**号号其映蓋兮佩紕纏以

脩劔揭以低昂脩長也揭也 **冠**号号其映蓋兮佩紕纏以

輝煌号音五各反一作崧公金冠高貌也映蓋謂冠與車

貌 **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攬而超驤八乘八龍也楚辭

也 **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而飛揚氛天氣也旌羽

遠注楚辭曰溶廣 **撫**輪軼而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輪

大貌也蜺雌虹也 **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輪

零說文曰車輪間橫木也楚辭曰倚結輪兮太息輶音

之是反杜子春注周禮云軼兩轡也說文云車輪小穿

也還睨顧瞻也藥音藥熱貌 **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

也言顧瞻鄉國而心熱也 **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

而不忘上都謂天上也赫戲盛貌也衡旣徧歷四海方

之 **左**青瑤以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青瑤青文龍也捷

蓋也素威白虎也禮記曰左青龍 **前**長離使拂羽兮委

而右白虎說文曰鉦鏡也似鈴也 **前**長離使拂羽兮委

水衡乎玄冥長離即鳳也水衡官名主水官也玄冥水

也 **屬**箕伯以函風兮激澳忍而為清箕伯風師也函猶

也 **屬**箕伯以函風兮激澳忍而為清箕伯風師也函猶

宅典反忍音乃典反楚辭曰切澳 **曳**雲旗之離離兮鳴

忍之流俗王逸注曰澳忍指濁也 **曳**雲旗之離離兮鳴

玉鸞之響響鸞鈴也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也音嬰涉清霄而升遐

兮浮蔑蒙而上征霄雲也蔑蒙氣也蒙音莫孔反上征上於天也揚雄甘泉賦曰浮蔑蒙而

撒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翼翼飛貌戾至也皇刻刻其揚靈王逸焱回回光貌楚辭曰

閼主門者天皇天帝也揚雄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閼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

以彤彤史記曰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也融融姜出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彤彤與融司也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

思終詩序曰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立均宋均注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也建立也衡言聽九奏之樂考政化之得失而思其終始也推

樂之無教兮惺樂往而哀來盤樂也逸縱也數候也音亦又音徒故反古度

字也莊子曰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素操弦而錄音兮大容吟曰念哉素

琴大容黃帝樂師念哉戒逸樂也既防溢而靜志兮追

我暇以翱翔溢滿也追及也出紫宮之蕭蕭兮集太微

之閼閼紫宮太微金星名也蕭蕭清也閼閼明大也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

閣之鏘鏘史記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高閣閣道星也閣道鏘鏘高貌也

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罔車畢星也幕幕

威弧之撥刺兮射嶠冢之封狼孤星名也易曰弧矢之

大也復星名河圖曰嶠冢之精上為狼星觀壁壘於

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壁東壁也史記曰羽林天軍西

為河鼓磅礴限音郎音會郎復限音郎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

音會郎復限音郎

音會郎復限音郎

史記曰王良旁有八星絕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劉流兮

漢曰天漢雲漢曰天河也招搖攝提星名也劉音居流

察二紀五緯之綱繆適皇偃蹇天矯勉以連卷兮雜沓

日月也五緯五星也綱繆相次之貌也適皇行貌也

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遷

藐小也藐音亡小反過音徒郎反

雷聲也硠音康磔音苦

屬宋均注云家頑未分之象也說文曰宕過也冥幽冥

也貫穿也前書谷永上書曰登遐倒景音義曰在廓盪

盪其無涯兮乃今窮乎天外據開陽而頽盼兮臨舊鄉

之暗藹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六星為開陽悲離居之

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說文曰悁悁憂也音於緣魂眷

眷而屢顧兮馬倚輶而徘徊輶輶也雖遨游以媮樂兮豈

愁慕之可懷媮音通疾反懷安也出閭闔兮降天塗乘飈忽兮馳

虛無閭闔天門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旛續聯翩

兮紛暗曖倏眩眩兮反常閭倏忽也眩音縣眩音混疾貌也常閭故里收疇

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謂初遊於四方天地之間以自淫放今改悔也脩

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楚辭曰退將復脩吾初服玉逸注云脩吾初始

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

六莛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以六莛為車而駕之也以道德為林而遊之也

清潔之服也娑娑衣貌參參長貌

結典籍而為畧兮歐儒墨而為禽

畧網也音古儒家子思孟軻孫卿等墨家

謂翟墨胡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德音嘉會氏之

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峯

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者然

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往而不反者

山盤乎欽峯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

若厲以省儆兮懼余身之未勅也

共音恭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惕

懼也厲病也勅整也

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忍

應慙也音女六反

墨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

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

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

系曰天長地

又歲不留俟河之清祗懷憂

系繫也老子曰天長地久又歲不留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

六區謂四超方上下也

踰騰躍絕世俗飄飄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栢

舟悄悄吝不飛

階升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

舟言仁而不遇也其詩曰汎汎彼栢舟亦汎汎其流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鄭玄注云舟載度物

者也今不用而與眾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諒仁人亦用而與羣小並列悄悄憂貌也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奮翼

而飛去吝惜也衡亦不遇其時

松喬高跼孰能離結精

遠遊使心攜

松赤松子也喬王子喬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

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王子喬周

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

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

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往幽巔望之不得

到舉手謝時人數日去字林曰時踞也謂得仙高踞也離附也攜離也

回志竭來從玄謀

竭去也音丘列反謀或作獲我所求夫何思永和初出

為河間相名政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

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

禽上下肅然稱為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

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為不能

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

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間七辯巡誥懸圖凡三十

二篇衡集作玄圖蓋玄與懸通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陶

駮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

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

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衡表曰臣仰幹史職敢微官守竊貪

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義長於天地金光明於日月昭示萬

嗣永永不朽也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

事衡集其略曰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沒神農氏

皇今宜并錄又一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又以為

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

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

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

後之著述多不詳與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瑗撰平子

也碑文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園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

靈易繫辭曰範圍天地之化王弼注云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謂作渾天儀也運情機物育

生不能參其智機物謂作候地動儀等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

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禮記文也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

哉何德之損乎損減也言藝不減於德也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三才天地人言人雖與天地通為三才而性靈多蔽罕能

知天近推形筭遠抽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玄猶也晰音

制

後漢書卷八十九

後漢書卷九十九上 馬融列傳第五十九上

中宣城太守范曄撰

馬融傳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融集云茂陵成權里人也將作大匠嚴

之子嚴援兄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擊恂以儒術

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三輔決錄注曰

文隱於南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

康熙二十

其

後漢書卷九十九

列傳

三十一

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颯起邊方擾

亂米穀踊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左傳曰叔向云道殣相望杜注云餓死為

殣也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

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莊子曰言不以名害其生者

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貴

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為校書郎

中謝承及續漢書並云為校書郎又拜郎中也詔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

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

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

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

可廢五才金木水火土也左傳曰宋子罕曰天元初二

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廣成苑在今汝州梁縣西臣聞孔子曰

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為界限猶是以蟋蟀

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詩國風序曰蟋蟀刺晉僖

公也儉不中禮其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毛萇注云

已甚也鄙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太樂欲其用禮以

為節也又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有才不能用其詩

曰子有車馬弗馳弗驅究其死矣他人是愉言僖公以

武之道須折衷也樞音誣才當作財夫樂而不荒憂

而不困左傳曰吳季札聘於魯魯為之歌頌季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韓詩外傳曰人有五

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此之
謂五藏也何謂六府喉咽者量腸之府也胃者五穀之
府也大腸者轉輸之府也小腸者受成之府也
也膽者積精之府也旁光者湊液之府也故曼擊鳴
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曼敬也音古人反形
如伏獸背上有一形
十一刻以木長尺標之所以止樂擊祝也象桶中有椎柄
連底搖之所以作樂見三禮圖球玉磬也虞謨典也
詩小雅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
好四牡孔阜又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聖主賢君以有
盛美豈徒為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已來遭值厄運
謂安帝即位年也厄運
謂地震大水用霜之類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
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
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
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曾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

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
也臣愚以為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
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間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
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
鐘鼓之音歡欣喜樂鼓舞彊畔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
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
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昔命師於
鞞橐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鞞以藏箭橐以藏弓
鞞音紀言反橐音高
禮記孔子曰武王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建
橐鄭注云建讀為鞞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與
議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典則凱樂凱歌偃伯靈
臺答人之勞告不典也偃休也伯謂師節也靈臺望氣

之臺也 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為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

鄭于太叔曰為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杜預注曰雷霆震耀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又宋子

罕曰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與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自黃

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鄠郊

猶廓七十里之圃盛春秋之苗 鄠周文王所都孟子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爾

雅曰春獵為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 詩詠圃草樂奏騶虞 圃草駕言行

狩毛詩曰彼茁者葭一發五紘于嗟乎騶虞毛萇注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周禮大司樂王大射則奏騶虞 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揔風雨

之會交陰陽之和 周禮曰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揆和也乃建王國焉天邑謂洛陽也 揆

厥靈囿營于南郊 揆度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言作廣成苑以比之 徒觀其擗

場區宇恢怡曠蕩蘋芻勿罔家豁鬱泱 蘋音眇泱音烏

騁望千里天與地莽於是周法環瀆右轡三塗左櫜高

嶽 陸音欺於反上林賦曰江河為陸郭璞注曰因山峯

陸渾縣西南 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澹黃以榮洛 衡陰

之北山海經曰雉山澧水出焉東曰衡山多青腹地里志云雉縣衡山澧水所出在今鄧州向城縣北王屋山

在今王屋縣北周禮曰豫州其浸波澹其川榮洛水經注云澹水出黃山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又云波水出

歇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 金山石林殿起

乎其中峨峨磴磴嶺嶺唯唯隆穹槃回嶠峴錯崖 金山

山也水經注云在澗池縣南石林大石山也一名嵩安山在河南郡境薄云洛陽縣南大石山中有雜樹木有

祠名大石祠山高二百丈也殿音於謹反磴音五神泉

來反嶠音徂回反嶠音隅峴音魚軌反並高峻貌 神泉

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陂

爾雅曰流泉穴出穴出側出也

丹水涅水在今鄧州怪石怪異好石似玉者

其土毛則

摧牧薦草芳茹甘荼

毛草也左傳云楚芋尹無宇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權相傳音角推

牧未詳莊子曰麋鹿食薦一曰草稠曰薦茹菜也爾雅曰荼苦菜也詩曰董荼如飴飴亦甘也

菹昌本深蒲

菹音紫其音其爾雅曰菹菹也其根似茅根首菹菹音資云都反廣雅曰菹菹也其根似茅根何食昌本昌蒲根也深蒲謂蒲白生深水之中

董昔囊荷芋渠

芝蒿草也禮記曰芝栢菱棋蒂音而董菜花紫葉可食而滑音戶官反禮記

白董昔粉榆鄭注云昔董類也囊荷苗似薑根色紅紫似芙蓉可食芋渠即芋魁也一名蹲鴟大葉根可食也

桂荏鳧葵格菲苽芋

爾雅曰菲荏桂荏方言曰蘇亦荏也今俗名水葵爾雅曰荏荏菹與荏荏古字通苽音于反即巴直一名苽干轉于也一名荏荏生於水中

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

玄

也包叢生也爾雅曰大阜曰陵

椿梧栝栢柵柳楓楊

絕高曰京藩亦蔽也連木長木也

金林木名也拒音矩

場協韻音以征反

豐形對蔚釜頌慘爽

音徒對反釜音

熒惡可殫形

鋪音敷唯音以換反郭璞注爾雅云草木初出為芽與唯通其字從唯本作從在

至于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

爾

曰十月為陽孫炎注曰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

左傳曰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注云慝陰氣也害作言

陰氣肅殺害於百草也周禮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

又曰牧師掌牧地凡田事贊焚萊除草也柞音士雅反

邪斫木也周禮柞然後舉天網頓八紘擊斂九藪之動

氏掌草木及林麓

物縵橐四野之飛征擊聚也子由反周禮職方氏掌九

青州孟諸兗州大野雍州弦蒲幽州獫狁冀州揚紆并

州昭余祁鄭玄注云澤無水曰藪動物謂禽獸縵音胡

大反又胡申反說文曰縵落也國語曰縵於山有罕賈

達注云縵縵也橐囊也音託四野四方之野飛征飛走

也鳩之乎茲囿之中山敦雲移羣鳴膠膠鄙駭譟謹于

野聽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籌昏鳩聚也敦音也

亦積聚也鄙駭

獸奮迅貌也鄙音音美反駭音侯韓詩曰駭駭侯侯或

羣或友眩亂也叶韻音玄隸首黃帝時善筭者也陳子

陳平善於籌策也昏亂

也言禽獸多不可筭計

於時營圍恢廓充斥川谷罕置

羅羅彌綸阡澤阜牢陵山罕音浮維網也置兎罟也羅

阡音苦庚反蒼頡篇曰阡壑也阜牢猶牢籠也孫卿子

曰皇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也諸本有作牢欄者非

也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成已為堅周禮司馬

職曰前後

有屯甲乙謂相次也伍伍

長也成已居中為中堅也

垂輿乃以吉月之陽朔登于

疏鑿之金路六驕驥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鳶之

脩橦陽朔十月朔也疏鑿謂彫鑿也周遷輿服雜記曰

玉路重較也金路玉路形制如一六駕六馬也續

漢志曰天子五路駕六馬驕驥馬名左傳云唐成公有

兩驕驥馬周禮曰馬高八尺曰龍禮記曰孟冬乘玄駘

駕鐵驪今此亦順冬氣而乘玄也郭璞注爾雅云虹雙

出色鮮盛者為雄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注云旌

夏大旌也揭舉也音渠列反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

鳶鳶鳴也音緣鳴則風動故畫之於旌旗以候埃塵也

橦者旗之竿

也音直江反曳長庚之飛翬載日月之太常棲招搖與

玄弋注枉矢於天狼長庚即太白星翬音所交反即旌

旗所垂之羽毛也太常天子所建

大旗也畫之日月周禮云日月為常招搖玄弋天狼金

星名也枉矢妖星蛇行有尾日赤畫於旌旗也○劉攽

曰案妖星可見是日而已又言其赤非也

羽毛紛其影赤當作亦上文太常畫日月故云亦畫也

馳揚金髮而拖玉環

影馳羽旄飛揚貌也影音必由反馳音羊收反蔡邕獨斷曰金髮者

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在馬髮前髮音無犯反音子公反環馬帶以玉飾之音襄屯田車於平

原播同徒於高岡旒槍慘其如林錯五色以攜光

詩曰

我車既好又曰射夫既同言徒衆齊同也槍亦旒也音古會反左傳曰槍動而鼓慘音所金反與森字同劉

放曰注我車既好案我當作田清氛埃埽野場誓六師搜雋良

野場謂除其草

萊令得驅馳也左傳曰天子六軍雋良馬之善者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

同教達戒通

周禮曰司徒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又曰司馬狩田

以旌為左右和之門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鄭注云正其士之行列詩小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毛

長注云攻堅也同齊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伐咎鼓撞華鍾獵徒縱

心榛叢咎鼓大鼓也音公刀反微嬗霍奕別鶩分奔駉

擾率皇往來交并紛紛回回南北東西

嬗音呼獲反西並奔馳貌

行雲轉旬磻隱旬黃塵勃塗闇若霧昏

磻音苦蓋反旬音火宏反命聲

也諭音日月為之籠光列宿為之翳昧標狡課才勁勇

烏董反程氣標狡勇捷狗馬角逐鷹鷂競鷲驍騎旁佐輕車橫

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緝狝蹏蹏特肩胆完羝為介

鮮散毛族桔羽羣

緝繫也與肩通音工夫反狝蹏野馬也狝音昆蹏猶撞也楊雄方言曰吳

楚之間或謂不為蹏音楚江反韓詩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薛君傳曰蹏二歲曰肩脰頸也謂中其頸也脰音

豆完無野羊也臣賢案字書作統音戶官反與完通桔諸家金古酷反案字書桔從手即古文攪字謂攪擾也

然後飛鋌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窳伏仍

輪發作梧轉

鋌音也鄭玄云質正也正音在梧音人語反聲類曰仍推也言為輪所推也梧支梧

也音悟謂支者車也轉車軸而殺之

得彖禽不得警也音丑懸反警視也叶韻音疋例反及

殊或夷由未殊頭須頓躓蝻蝻蟬充衢塞隧葩華蒞

布不可勝計夷由不行也未殊謂未死蝻音而充反若

夫驚獸毅蟲倨牙黔口大匈哨後縕巡歐紆負隅依阻

莫敢嬰禦爾雅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黔黑也周禮考

睽孤剗刺裸程袒裼鄭叔鄭莊公弟太叔段也詩鄭風

于公所孟子曰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懷臂下車衆皆

悅之睽離也孤獨也謂挺身刺獸剗亦刺也音苦圭反

爾雅曰袒裼肉袒也說文曰程裸也其字從衣冒楸柘槎棘枳窮浚谷底幽解

暴斥虎搏狂兕獄齧熊祛封狶爾雅曰獸山桑也音

虛起或輕諄越悍庾疏婁頌犯歷高巒陵喬松履脩構

卑尋枝杪標端尾蒼雌倚玄援木產盡寓屬單也音初

稍反越音丘隘反說文曰越行輕貌庾疏猶搜索也庾

音所由反字林曰婁山巔也音力于反爾雅曰山大而

反尋音尋謂長枝也杪音亡小反標音必遙反金木末

也雌音以蔡反爾雅曰雌印鼻而長尾郭璞注曰似

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末有兩岐雨則自懸於樹以

尾塞鼻零陵南康人呼之音餘建平人呼之音相贈遺

之遺也又音余救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荷音居端反

說文曰偏引一足也木產謂巢罕岡合部曾弋同曲類

行並驅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罕亦綱也續漢

部下有曲督魚網也音增
增落飛流織羅絡縠遊雉羣

驚晨鳧輩作翬然雲起雲爾電落
音補何反又補佐反

說文曰以石著雉繳也絡縠張羅貌也縠與幕通
也音樞雪音素洽反廣雅曰雪南也言鳥中繳如電之

爾乃蘋觀高蹈改乘回轅泝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

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天潢
穎遠也音名小反田微說

恢大也馮夷河伯也句芒東方之神也荒忽
幽遠也重陽天也雲漢天河也天潢星也

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
靈保神巫也周禮

楯帥百隸以馭疫洪範五行傳曰蜮射人生於南越謂
之短狐詩蟲魚疏曰一名射景如鼈三足今俗謂之水

弩也○劉放曰正
梢罔兩拂游光柳天狗縹墳羊

反鄭注周禮曰梢除也國語曰木石之怪曰夔罔兩游
光神也兄弟八人天狗星名也春秋元命包曰天狗主

寺助縹繫也音息列反罔兩羊
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

降集波灊川衡澤虞矢魚陳罟
波灊池灊也前書音義

梟鳥入則捕之又曰拆竹以繩綿連禁灊使人不得往
來也周禮川衡掌川澤之禁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也

濫罟於泗川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水虞
於是登川禽而嘗之於廟行諸國助宣氣也今魚

方孕又行罟貪無藝也公曰吾之過也灊音團
茲飛

宿沙田開古蠱
音冷音聾終葵揚關芥刊重冰撥螫戶測潛

鱗踵介旅
茲飛即伏飛也呂氏春秋曰荆人侯飛涉江

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渠子使魚山側雖十宿沙子
不得魚焉宿沙非暗於魚道也彼山者非魚之所生也

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晏子
勸景公觀之公孫捷曰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捷持楯而

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仗兵禦三
軍者再可以食桃古治子曰吾嘗濟河龍銜左騶以人

砥柱之流吾逆而百步順流九里得龜頭鶴躍雨出可

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桃并食而死古台子曰二子死

之吾獨生不仁亦并領而死盡與通輩亦揮也廣雅

曰終葵椎也關斧各名也刊除也廳猶尋也介謂鱗蟲

之屬也族衆也○劉放曰注公孫捷持楯逆獵滿瀨濟

而再搏乳虎案如下文則此少曰吾二字

薄汾撓淪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

鼈龜濟音蒲良反撓奴教反並入水貌也淪滅謂沒於

水中也鼈音增鮪鱸屬也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

鮪禮記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於饗慶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龜也於是流覽徧照殫

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原野慘愀上無飛鳥下無

走獸虞人植旂獵者効具車弊田罷旋入禁囿流覽謂

覽也周禮曰植虞旌以屬禽鄭注曰植猶樹也田上樹

旗令獲者皆致其禽也又曰車弊獻禽以享神注曰車

弊車止也嘒音力救反悒悒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

音七救反亦蕭條貌也

光之樹以臨乎宏池宏大鎮以瑤臺純以金堤樹以蒲

柳被以綠莎瀟瀟沆漭錯紵樂委天地虹洞固無端涯

大明生東月朔西陂純綠也音之尹反蒲亦柳也瀟音

莽並水貌也錯紵交結也紵音之忍反委音於危反虹

洞相連也虹音胡貢反朔生也禮記曰大樂生於東日

生於西鄭注曰大明日也言乃命壺涿驅水蠱逐罔螭

池水廣大日月出於其中也滅短狐籍鯨鯢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蠱涿音丁角反蠱

螭也籍音七亦反說文曰刺也周禮鼈人掌以時

籍魚鼈龜鱉鱓鱔鱉鱉衆注云籍謂以杖刺泥中搏取之然後

方餘皇連舫舟張雲帆施蜺幃靡颺風陵迅流發擢歌

縱水謳滂魚出著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方猶並也餘皇

吳之船名也見

左傳緜小舟也音渠恭反淮南子曰越舫蜀艇不能無

水而浮帆音凡帳帳也音直由反颺疾風也音楚疑反

後漢書卷九十一

小序

武帝秋風詞曰蕭鼓鳴兮發擢歌劉向列女傳曰津吏

之女中流奏河激之歌韓詩外傳曰鮑巴鼓琴潘魚出

聽淮南子曰上有叢菁下有伏龜論語曰臧文仲居蔡

注云龜出蔡地故以為名也相靈舜妃溺於湘水為相

夫人也見楚詞漢水禽鴻鵠鴛鴦鷓鴣鷓鴣鷓鴣鷓鴣

鷓鴣乃安斯寢戢翮其涯鴛鴦匹鳥也鷓鴣白鷓鴣也鷓鴣

鷓鴣音括鷓鴣也楊孚異物志云能沒於深水取魚

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間既胎而又吐生多者

生八九少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鳥而巢高樹

之上鷓鴣白鷓鴣也鷓鴣音步歷反鷓鴣音梯楊雄方

音曰野鳧也甚小好沒水中膏可以釀方鱖鱖鱖鱖鱖

刀知夜宿也詩曰乃安斯寢涯水濱也魚鱖鱖鱖鱖鱖

鱖鱖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

方斯蔑矣鱖音緒似魴而弱鱖鱖音徐林反口在頷下

大者長十八尺鱖音甲連反魴之類也鱖音

今鱖類白魚也鱖音音詩鱖魚疏曰今黃頰魚也魴

音沙或作鱖郭義恭廣志曰吹沙魚入如指沙中行詩

音雅曰白鳥高翺翺肥澤也音學言並得其所也然猶

高書中候曰武王度孟津白魚躍人于王舟中也

詠歌於伶蕭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伶樂官也詩國風

於伶官禮記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又曰百名以於是

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鄭注云方板也於是

宗廟既享庖廚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禮記曰天子

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然後擺牲班禽於賜犒功羣師

校千重山壘常滿房俎無空擺音步買反班固西都賦

既同左傳曰加膳則既賜犒勞也山壘畫為山文禮記

曰山壘夏后氏之禘也又曰周以房俎鄭玄注云房謂

足下跗也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

似於堂房矣

鼓駭舉會鐘鳴既觴周禮酒正中士辨五齊之名三酒

說文曰醪汁滓酒也大雅曰或燔或炙將行也若乃賜

既盡也流俗本爵字作增既字作暨皆誤也

後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十一

阿衰斐之晉制聞龜華羽之南音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禮記曰擘諸慢

易之音作而人康樂鳴冠子曰南方萬物華羽焉故以調羽也所以洞蕩匈臆發明耳

目疏越蘊惱駭恫底伏越散也蘊惱猶積聚也惱與畜通恫音洞底伏猶滯伏也呂氏

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故作為鑿鑿鎗鎗鎗鎗之聲也鑿鑿鎗鎗

鎗奏于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鎗鎗鎗鎗之聲也鎗音橫鎗音

郊則庚反農郊田野也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鄰浮

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

朔狄屬象胥而來同入享來助祭也孔安國注尚書曰西旅西戎遠國也葱嶺西域山也

西河舊事曰嶺上多葱因以名焉微塞之道也九譯謂九重譯語而通中國也尚書大傳曰周成王時越裳氏

重九譯而貢白雉朔狄北狄也周禮象胥掌蠻夷戎翟之

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

有南越重譯來貢獻是以名通言謂之官為象胥音謂總稱言語之官為象胥也

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

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

觀焉景公傷之范昭曰願請君之棄酌景公曰諾范昭曰

伐也吾欲勉其君而晏子知之仲尼聞之曰起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於道德之林致乎於仁義之淵忍蒐狩之禮闕槃虞之

佃槃樂也虞與罔同闇昧不覩日月之光龔昏不聞雷霆之震

于今十二年為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發天祿

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周禮八法四曰官常以聽官理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祭羣吏之禮在傳云晉趙盾為國政由質要杜預注曰由用也質要與券也音苦采清原嘉岐陽登俊傑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地在河東聞喜縣北左傳曰晉蒐于清原作五軍又楚叔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禮記月令孟夏命大尉替傑俊遂賢良左傳楚平王詰姦慝舉淹滯杜預注云淹滯有才德而未敘者也察潘俊

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聘賦畝之羣雅宗重淵之潛龍

華譽虛譽也介特謂孤介特立也賦畝謂隱於隴畝之中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掩羣雅音義云謂大雅小雅之人也潛龍喻賢人隱也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矚鼎俎耳聽康

衢管傳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廚索膠鬲於魚鹽聽窹

戚於大車矚視也音所解反鼎俎謂伊尹負鼎以干湯也墨子曰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康衢謂舜戚也說苑曰窹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傳說代胥靡刑人築於傳巖之野高宗夢得之孟子曰膠鬲

率於魚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

祥揔括羣瑞俾使也昌當也宏大也前書揚雄曰宏言崇議軼過也三家三皇也遂棲鳳

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焦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

環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皇上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尚書中候曰黃帝時麒麟在園帝王記曰堯時焦僥氏來貢沒羽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也永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

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魏

巍而無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闕北

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闕止也音苦穴反新城屬河南郡今伊

闕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

歸融集云時兄伉子在融舍物故融因是自劬而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

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

融集云時左將奏融遺兄子喪自劾而歸離署當免官制

曰融與校秘書不推忠盡節而蓋薄詔除

太后崩安帝

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為河間王殿長史

劉劭曰

自是官名後人

時車駕東巡岱宗

延光三年

融上東巡頌帝

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為郡功曹

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

策拜議郎

續漢書曰融對策於北宮端門

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

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

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劾曰今

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

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

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

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

首以先吏士

埋根言不退

二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

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為衆

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

毛遂趙平原君趙勝客也居門下二年時平原將與楚合

從以毛遂備二十人數其十九人相與笑之此至楚毛遂果按劍與楚定從楚立發兵救趙事見史記廝養賤

也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

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

左傳曰鄭使高克率師文於河上以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

陳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畢西方之宿畢為邊兵

至於分野并州是也

參在申為晉分并州之地

西戎北狄殆將起乎

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二

遷相帝時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

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

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

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

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

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

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人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

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况

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

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

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

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

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

家遺令薄葬族孫日碑獻帝時位至太傅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

隴漢之間謂客於漢陽時易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貴

屯卦初九曰磐相利居貞之軀莊子曰曲士不可語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

知識能匡欲者鮮矣識性也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

厚故安存之慮深老子曰人之輕死者以其求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登高不懼

者胥靡之人也前書音義曰胥相也靡隨也謂相隨受刑之人也莊子曰胥靡登高也不懼

死生也此為於全之情薄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前書鼂錯曰千金之子坐

不垂堂此為安存之慮深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

亦更相笑也

漢書卷九十上終

漢書卷九十下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誌

蔡邕傳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圉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南六世祖勳

謝承書曰好黃老平帝時為郎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

率王莽改隴西郡曰厭戎郡守曰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

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况可事二姓哉禮記曰曾

康熙二十五年重校

後漢書卷九十下

列傳

一

子有童子曰華而疏大夫之黃歇曾子曰然斯李孫
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黃會元曰幸而至於日
請敬易之會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君子之愛人
也必德細人之愛人也必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
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朱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
安而沒言雖臨死不失正道也

與鮑宜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稜亦有清白行謚曰貞

定公邑祖攜碑云攜字叔業有周之胄昔蔡叔沒成王命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其後也君

曾祖父勳哀帝時以孝廉為長安郎長及君之身增修厥德順帝時以司空高弟遷新蔡長年七十九卒長子稜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于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謚法曰清白守節曰貞純行不差曰定

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

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于家側動靜以禮有免馴擾其

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

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

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相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

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

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

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揚雄

作解朝班固作答乃斟酌羣言題其是而矯其非是也

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顛

也華顛謂白首也新序齊王對問近邛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左傳宋司馬魚曰雖及胡耆獲即取

之杜預注曰胡耆元老之稱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

財聚人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財也然則有位斯貴有

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

設執鞭之言學伊尹名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巨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

王道術自媒術也論語孔子曰行義以達其道又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問禮勝狼民下士人

執鞭以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

百里奚自鬻於秦衣褐食牛暮年而後穆夫如是一則聖

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

靈單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

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

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彝倫構六合之穢慝清宇宙

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沓氣於景雲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

一日慶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

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

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美音以戰反本或作美盍亦回

塗要至俛仰取容回曲也要言一遙反言履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輯當世之

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遺猶也夫

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此謂貧賤胡老傲然

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

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

卷之三 賦 三

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斂袂而與日胡

為其然也謾然翕斂之貌音所六反胡老曰居吾將釋汝居猶坐也釋解也

昔自太極君臣始基太極天地之始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有羲皇之

洪寧唐虞之至時洪大也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

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賈逵注國語曰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

小崩曰弛則瓦解而走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

講銳講習也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

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頓弱

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之胃臆也王資臣萬金而

其將相北游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頓弱

說之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再

見賜白璧一雙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連衡謂張儀合從謂

蘇秦並佩六國之印駢並也組綬也流離光彩見也降賈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

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蒂而基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

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禾

速速方穀天天是加詩小雅曰速速方穀天天是掇也鄭玄注云穀

也言鄙陋小人將貴而得祿也天殺也掇破之也韓詩亦同此作穀者蓋謂小人乘龍方穀而行方倉也

放曰正文天是加案上天當作天據今詩文正然欲豐其屋乃葺其家易豐卦

也屋厚覆暗之甚也葺音切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

形易文言曰天石門守晨沮溺耦耕論語曰子路宿於

石門農門曰

子路曰自孔氏鄭玄注云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顏

歎抱璞遠瑗保生戰國策齊宣王謂顏歎曰願先生與寡人遊歎辭曰玉生於山制則嬰焉

非不寶也然大璞不完士生鄙野選而祿焉非不貴也

當貴清靜以自娛知足矣歸反於璞則終身不辱論語

孔子曰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

為保其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論語

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曰衛靈

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

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

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蕤葭蒼而白露凝月令仲冬律中

黃鍾融風長之風也月令孟春東風解凍魚上冰又仲

夏之月律中蕤賓微陰謂一陰爻生也詩秦風曰蒹葭

蒼蒼白露為霜爾雅蒹葭也葭蘆也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

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

之高拆絕地之基絕音古鄧反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

泯庶類含甘吮滋泯泯貌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

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

濟濟多士端委縉紕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

綏也音鴻漸盈階振鷺充庭易曰鴻漸于陸鴻水鳥也

朝詩曰振振鷺鷺于下注云鷺白譬猶鍾山之玉泗濱

鳥也喻潔白之士羣集君之朝也帝取密山之

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帝取密山之

玉策投之鍾山之陽尚書曰泗濱浮磬注云水中見石

可取為磬言鍾山多玉泗水多石喻漢多賢人素盡也

後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 四

音所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儉狃攘

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辟開也音頻亦反謂與理

隩既宅隩居也音於六反武功定謂武王伐紂詩周頌

曰載戢干戈詩小雅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吉甫燕喜

既多受祉鄭玄注曰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

樂之也左傳晉與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故晉凱樂而

歸故當其有事也則簞笠並載環甲揚鋒不給於務

素和反詩小雅曰荷簞荷笠毛萇注云荷當其無事也

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替御之

族詩小雅曰曾我替御毛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

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

不足以喻其便遂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夫有逸羣之

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矇矓不稽謀

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榮乎煌煌莫非

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泊猶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

夫殉財夸者死權賈誼鵬鳥賦之文也言瞻仰此事體躁

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

行王弼注云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騁駑駘於脩

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眷

榮顯未副從而顛踣踣音步此反下獲熏胥之辜高受

滅家之誅前書曰史遷薰胥以刑音義云謂前車已覆

襲軌而鴛會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

也音天高地厚踣而踏之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怨

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

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論語孔子曰用則行舍則藏故言聖訓也九河盈溢

非一由所防九河謂河水分為九道爾雅曰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鈎般鬲津是為九河

也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協韻音苦郎反今子責匹夫以清宇

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

敢揚哉烟炎煙火之微細者言常懼微細以致毀滅杜預注左傳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音子廉反

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晏子見伯常騫

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匿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見晏子春秋陰食謂不顯食也凡日陰食則井無影也元首寬

息盈沖取諸天紀易坤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艮卦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豐卦曰天地盈虛

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消

息盈沖取諸天紀易坤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艮卦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豐卦曰天地盈虛

與時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

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

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前書

相如曰游于六藝之園馳騫乎仁義之塗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

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下

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閭闔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

樞古今注曰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涿鹿納玄

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

納玄

納玄

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勳績不

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祇見其愚

不我知者將謂之迂龜鳳喻聖人霧露喻昏闇也迂曲也脩業思真棄此

焉如靜以俟命不斃不渝數厭也百歲之後歸乎其居

詩晉風也毛萇注云居墳墓也幸其獲稱天所誘也謂小人妄得稱舉者天之所誘後必

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罕漫猶無所知聞也非君子之咎也昔伯翳綜

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

德於衡輅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鹿東夷介國之君也介葛盧聘於魯聞牛鳴

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言晉太史蔡墨曰昔

有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以服事帝舜帝

賜姓曰董氏曰豢龍並見左傳奚仲薛之祖也世本日奚仲作車衡輅也倕氏興政於

巧工造又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圍狼曠取右於

禽囚倕舜之巧人也見尚書造父者秦之先也為周穆王御驊騮騾耳之乘非子亦秦之先善養馬周考

秦並見史記圍養馬人也見周禮左傳曰戰於殺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

狼曠取戈斬之遂以為車右曠音舒解反弓父畢精

於筋角伏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

於談優弓父弓工也闕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年

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霜之山

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呂氏春秋曰荆人飲飛入江斬蛟前書武帝時吾丘壽王字子贛以善

格五待制格五今之簏也東方朔以善談笑俳優得幸

班固曰朔應諧以優杜預注左傳曰優調戲也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

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前書上官桀武帝封為期

門郎從上甘泉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築雖風蓋於是

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忸怩心慙也忸音怩胡老乃揚

衡含笑援琴而歌衡眉目之間也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

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

息兮無由生蹕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太清謂天也和

液謂和氣靈液也亭亭孤峻之貌蹕猶越也音丑教反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

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

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

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堂谿姓也先賢行狀

日磾字子度穎川人為西鄂長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

書冊於碑使工鑄刻立於大學門外洛陽記曰大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

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

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二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於是後儒晚

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

兩填塞街陌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

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謝承書曰史

彌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

原相是也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

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燕之

地家家皆能為田故無凶也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

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縣音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

府選擇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五十一

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孤

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

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五

自主留闕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竝

以才宜還守本邦前書安國字長孺梁人坐法抵罪居

起徒中為二千石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又張敞亡命

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五繼以未制乎前書敞字子高

兆尹坐與楊惲厚善制免為庶人從闕下亡命數月冀

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敝而

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

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

無拘日月三五以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

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

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說

日牘書板也長一尺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

隸書繆篆蟲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

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

詩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

曲纏繞所以摹印章蟲書謂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

無行趣競之徒金待制鴻都門下熹陳方俗閭里小事
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為宣陵孝子者
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傷
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
年七月制書引咎詰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
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
勿祗畏無以或加尚書金縢曰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王乃問諸史百執事詩大雅雲漢篇序曰宣王遇旱側身脩行欲消去之故大夫仍臣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密勿祗畏言勤勞戒懼也
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辟音普歷反史記曰霹靂陽氣之動也
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翼氏

風角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謹告人君者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詩大雅

上帝幸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

祀典左傳曰國之大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

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橋玄府也朱衣謂祭官也漢官儀曰漢家赤行齊者絳絳鞞音文伐反

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劉歆曰案文當作致敬屢委有

司雖有解除猶為疎廢解除謂謝過也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

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

貞易坤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其象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

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電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

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

相迫兵事惡之鮮罕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
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
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猶今云如左如右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
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末祭中央帝也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
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
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汚
屢生忌故小汚謂病及死也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宅
祀輒與異議豈南郊卑而宅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

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

元和故事復申先典

章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其議脩羣祀以

祈豐年又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三年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爲人祈福

前後制書推心懇

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夫任禁忌之書拘

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齊則不入側室之門無

廢祭之文也

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也所

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

中耳

儀禮曰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庫不舉祭

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

哉自今齊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

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
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
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
思省迷脩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任直以解易傳政悖
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
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
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
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漢名臣奏張文上疏其略曰
春秋義曰蝗者貪擾之氣所
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
民獸齧人者象暴政若石獸而齧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

義而反弊榮則虎食人辟歷殺人亦象暴政安有喜怒
政以賄成刑放於寵推類敘意探指求源察象羣下貪
狠威教安施或若蝗蟲宜勅正衆邪清審選舉退屨貪
暴魯魯公小國諸侯勅政脩已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
月甚雨之應豈况萬乘之士脩善求賢宜舉敦朴以輔
善政陛下參堯舜之聖秉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
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臾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
制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夫端不虛至災必有緣朕以不
德秉統未明以招祿僞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
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
教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想所崇
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
臣愚以為宜擢文有職以

勸忠蹇右用事之便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
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
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劾尤多餘皆枉撓

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

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命三公

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謠言者謂是時奉公

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

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

者來讒邪之口語見前書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

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

平和也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

禍則眾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

年一貢士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孝武之世郡舉

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

之得人數路而已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

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

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

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

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

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

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

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

虎

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

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

者論語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鄭玄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此豈以為

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漢書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綬也皆當以惠

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

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

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

遷轉更相放効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

絕以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劉放

多者字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

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出清從制不敢踰越今

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則

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

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

周禮曰喪祝掌大喪及祖飾棺及載遂御之鄭玄注云祖謂將葬祖祭於庭載謂升柩於車也。劉放注曰恒

思皇后案相當作桓謂桓帝后也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

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

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

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立
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
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
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光初元年遂置鴻都門學
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
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
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
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
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洛陽記
太極殿西有金商門也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

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其志今在續漢志曰

光初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其咎焉在邕對曰易傳云
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
政暴吏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
寺雖鷄欲化為雄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認以問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鷄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
雖鷄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將立王皇后
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鷄化為雄距而鳴將是后父
禁為平陽侯女立為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土莽以后
兄子為太司馬由是為亂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
象今鷄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
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及頭冠或成為患滋大
也○劉攽曰注是后父禁為平陽侯案如上文此處少
一歲字又當作陽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
平侯非平陽也

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
括囊莫肯盡心括囊喻閉口而不言易曰括囊無咎王弼注云括結也以邕經學

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
生疑諱具對經術以阜囊封上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阜囊也
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衷臣末學特
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
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
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祇變以當譴
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卽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
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鷄化皆婦
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嬈音女鳥反生
則貨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

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

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

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趙嬈及霍玉也今聖意勤

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傳

也璋名也漢有姓偉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音玄蔡邕集玹作玄屯騎

校尉蓋升金叻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

思引身避賢之福尚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伏見廷尉郭禧純厚

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

金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謂嚴安

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謂以

成廿六

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

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

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

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

之敢言

厭伏也音一葉反

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

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

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戇感激忘身

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

失身之禍

易曰君不密則失身臣臣不密則失身

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

受怨姦讎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

之采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

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

質字子文著漢職儀

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丈夫也璜

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

隱切志欲相中

中傷也

於是詔下尚書召邕結狀邕上書

自陳曰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為濟陰太守臣屬

吏張宛長休百日

休假也前書音義曰吏病滿百日當免也

郃為司隸又託

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

續漢志曰書佐主幹文書

及營護故河南

尹羊陟待御史胡母班郃不為用致怨之狀

邕集其奏曰邕屬張

宛長休百日郃假宛五日復屬河南李奇為書佐郃不

為召大山黨魁羊陟與邕季父衛尉質對門九族質為

尚書營護阿雍令文書不覺卻被詔書考胡母班等辭
與陟爲黨質及邕頗詰問班所及邕不應遂懷怨恨
欲必中傷卻制曰下司隸校尉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
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寃奇不及陟班凡休暇小
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
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者
外發宜以臣對與邕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
祕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
商門問以災異齋詔申旨誘臣使言齋猶持也與貴通臣實愚
戇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
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爲陛下建康寧之計

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使用疑怪盡
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
思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
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爲戒誰敢爲陛下盡忠孝乎臣李
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遠言事
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
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
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答惠但
前者所對質不及聞前在金商門對事之時質爲下邕相故不聞也而衰老白
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院增誠寃誠痛臣一入牢

後漢書卷九十一
李膺傳

獄當為楚毒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

趣音促飲猶隱卻告

人姓名無可對問章者今之表也邕集曰光初元年都官從事張恕以辛卯詔書收邕送雒陽詔獄考吏張靜謂邕曰省君章云欲讎怨未有所施法令無此以詔書又刑章家姓名不得對相指斥考事君學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答曰曉是吏遂飲章為文書臣賢死期案俗本有不解飲字或改為報或改為款並非也

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句質不并坐也句乞則身死

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為萬姓自愛於是下邕

質於洛陽獄劾以讎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弃市事

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

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使客

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

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

即西安陽縣也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

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

十意徐前書十志也邕別傳曰邕昔作漢記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離因上書自陳曰臣既到徙所乘塞

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能復操筆成草致章闕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

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已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

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

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逐放邊野恐所懷隨軀朽腐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顯豁科條諸

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宜摭撫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

并書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謹因臨戎長霍圍封上有律曆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

意第五車 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

服意第六 救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從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

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屬音屬

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

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

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張騰文士傳曰

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

十丈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

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獨絕也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

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

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傅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初邕

琴曰繞梁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

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愜音愜歎聲也以樂召

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

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

以告莫不慙然慙猶怪也音武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

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

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

然而笑曰莞笑貌也音胡板反此足以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

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

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勅州郡舉邕
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
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
守復留為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
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
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為其號
今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為未可宜
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售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
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震者陰盛侵陽臣
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

瓜畫兩轎遠近以為非宜

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皇太子皆安車朱輪青蓋

金華瓜畫轎廣雅輜箱也

卓於是改乘卓蓋車

續漢志曰中二千石皆自卓蓋朱兩轎

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

每存匡益然卓多自佞用

劉放曰案文多自佞用不成文理當云卓佞多自用

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兖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

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
辭謝乞黥首刑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
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
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
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
於後世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為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繒推酷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
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
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

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
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
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其撰
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
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
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執祝
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
悲也流極皆放也極音紀力反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
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謂伯喈之令不其意豈及

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舟江壑不知其
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董又可
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在結信宿三遷
日之間位匡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此叟
歷三臺也之後福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此叟塞上叟也其
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叟曰何知非福居數月
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解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及家富
一年胡夷大人丁壯皆戰死者十九其屬其慶者夫豈
子獨以跛之故子父相保見淮南子也無懷慶謂恩遇也懷思也荷君子斷刑尚或為之不舉
左傳鄭伯見號叔曰夫司寇行戮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以追怨子長謗書流後

執政謂王允也 放此為戮 放音甫 未或聞之典刑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 侈謂

女樂之類音伎謂 鼓琴吹笛之屬也 邕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高南

徂北徒 謂對事於金高門指 籍梁懷薰名澆身毀 籍

謂融因籍梁冀貴幸為作西第頌 懷董謂邕懷董卓之恩也澆薄也

劉放曰此卷內詔字多改作制字待制是 也又言誥羣臣各言政要示本是詔字蓋武太后

講照此時悉回避照字後人既 已改還本字尚有遺者故函

後漢書卷九十下終

後漢書卷九十下終

後漢書卷九十一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三十四

後漢書卷九十一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左雄傳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
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
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
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

後漢書卷九十一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三十四

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
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
為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為自伏地議
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危以為警戒實有
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謨謀也即尚書立宜
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
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
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
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尚書臯陶謨之詞也惠愛也黎衆也分伯建侯代
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泮淒淒興雨祁

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曰泮陰雲也淒淒雲也

甫公田乃及私田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詩小雅刺幽王曰不自為政

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

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

如虺蜴也褒豔謂褒姒也豔色美也七子皆褒姒之親

為司徒蹶為趙馬聚子為內史橋為師氏也厲王淫於

色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

見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政事也宗周既滅

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刻革五等更立郡縣刻削也五等

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史記商鞅為秦

人什伍而相牧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楊雄長楊賦曰秦窳窳其士封豕其人也大漢受命

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赦悅以濟難撫而循之
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
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
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
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
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乂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
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
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
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漢初
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

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帝各懷一切莫慮長乂謂殺害不
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
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睡背覆尸之禍成於喜
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國語曰關丹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餓獸豺虎焉殆必亡者也劉放曰注畜貨聚焉案國語作聚焉此誤
監司項背相望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背音背與同疾疢見非不舉
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期月也謂一歲言善不稱
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遭也或因罪
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因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類
也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

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

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

部吏職斯祿薄斯賤也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

者充家特選橫調調徵也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

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

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輿服有庸庸常也而齊於匹豎

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

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

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式用也雖會

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

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音人林

反寬其負筭負欠也筭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增其秩祿吏職滿歲

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

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

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也

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偽詳

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

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守寺

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

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

異以為下人有逆上之徵天鏡經曰大木自平地又上出破山殺人其國有兵

疏言宜密為備以俟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

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

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以為寇

賊連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尚微開

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

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繕脩太學帝從之陽嘉元

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

人除京師及郡國者儒年六十以上為郎舍人諸王國

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

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

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

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文吏課牋奏副之

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

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

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達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

好學樂道隨父慎在京師贊孟氏易春秋公羊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渤海

脩令遷琅邪都尉也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

顏回子奇不拘年齒解見順帝紀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

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

無以對乃譴却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
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
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
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
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
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金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
雲集京師初帝廢爲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
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有謀遂封爲山陽君邑五千戶
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
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

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
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
饑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
濟民爲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爲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
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
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
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
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
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
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

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爲凡人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

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

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遘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大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

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
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為故事遷司隸校尉初
雄薦周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
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以
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
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韓厥韓厥之子也
國語曰趙宣子舉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明年坐法免後復為尚書丞
和三年卒

周舉傳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
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
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
豎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為閹太后
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為宜
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
失行久而隔絕後感穎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
美之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段謀殺莊公公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焦事解見蘇竟傳也今
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

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讓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

郤卽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後長樂少府朱伉音丑良反代郤為司徒舉猶為吏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勅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伉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

朝廷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謀於西鍾下共立濟陽王為順帝也雖韓彭吳賈之功何以加諸韓信彭越吳漢賈復也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伉曰今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

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人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伉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為平丘令平丘縣屬陳留縣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為規誠章謂所上之書舉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冀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耿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焚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

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

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

溫食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傳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轉冀

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

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

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

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

特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天統地統人統謂之三統事見白虎通

夙興夜寐思協大中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云皇大也極中也言立大中之道

而項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

訓王澤未流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汝羣司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訓亦遜之義羣司

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効何由分別具

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

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養之以

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

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

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

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

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

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

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

致也非但陛下此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執威

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歿終

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帝王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

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尅已帝王紀曰湯伐桀後

於諸侯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首魯

傳遇旱而自責祈雨解見楊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

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

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

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鼈為

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晏子春秋陛下

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緣木

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

知今天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異却行而求逮於前

人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

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

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

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稽覽圖之文也惟陛下

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以

得失舉等並對以為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

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

邪者為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

羣臣別音反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

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

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

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

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

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

雨禾偃大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

王禮申命魯郊而天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以王禮故

數有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

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

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

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杜預注左傳曰短春秋

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子猛周景王之子子野

王子猛卒杜元凱注云未即位故不言崩又曰今北鄉

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諡災責之

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常栢焉等七十人同舉

議帝從之尚字伯河南郡人也少歷顯位亦以政事稱

舉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

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讌乎洛水

曰女巫掌歲時被除費診鄒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主
之類也司馬彪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絮於東流
水上白洗濯被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

酒闌倡罷繼以麤露之歌坐中間者皆為掩涕纂文曰

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麤露歌曰麤上露何太僕張种

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

其所也殃將及乎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

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商至秋果薨商

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

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

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青舉

對曰陛下初立遵脩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

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

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尚書洪範之言也孔安國注

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

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禽討其後江淮猾

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

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

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樂巴侍御史張

綱兖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

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

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為太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事見左氏傳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順也先公閔公信公也將正二公之位親盡故通言先公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

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為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軾閭以光賢哲尚書曰武王入殷封比干墓軾商容閭故公叔見誄翁歸蒙述所以昭忠厲俗作範後昆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子齊其子戊請諡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亦文乎夫子千貞惠文子事見禮記尹翁歸為右扶風宣帝下詔褒揚賜金百斤班固曰翁歸承風帝揚厥聲故曰蒙述也劉放曰注尹翁歸為右扶風案文少一卒字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侔夷魚侔夷史忠踰隨管隨會前授

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史記堯典曰咨

在禁闈有密靜之風予錄乃勳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

官亮協三事不永夙終用垂遠圖朝廷愍悼良為愴然

詩不云乎釐敏戎功用錫爾祉詩太雅也肇謀也敏疾

也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

旌委蛇素絲之節焉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子總

音總字巨勝少尚玄虛以父任為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

南召夔為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總總恥交報之因杜

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翼貴盛被其徵

命者莫敢不應唯總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

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竄身慕

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

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染其誅年終而總卒時

年五十蔡邕以為知命自總會祖父揚至總孫恂六世

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傳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

苑傳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

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

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綸氏即

國少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楚及秦伐鄭綸氏今洛州故嵩陽縣城是也有司劾不敬詔下

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

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

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萬歲亭在今洛州故嵩陽縣西北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

登太室聞山上呼萬歲聲者三因以名焉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

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

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

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

為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

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王問曰客有

歌於郢中者為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百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樊君樊英也事

具英傳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

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

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

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

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

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

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間者以來卦位

錯謬易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為歲總歲七

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寒煥相

干蒙氣數與日闇月散謂不精明也散原之天意殆不虛

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之府河洛圖書之文也外命史官

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

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

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青并薦光祿大

夫樊英太中大夫薛苞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

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耄有作者七

人之論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叔宜更見引致

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

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

十二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

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絀女謁放下讒佞郭

節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事

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請以

身塞無狀也。劉攽曰注郭都之等案文多一之字

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

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

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

使陳得失又囚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

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

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即位以後不行籍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夫人之大國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王弗聽後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墾音扶發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郵人雖詩詠成湯之不

怠遲書美文王之不暇會誠不能加詩商頌曰不借不

文王至于日中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

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

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成戒司空除壇先

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

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西北風曰不

風見呂氏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

逆和氣以致時風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八風以時

也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乾卦象曰天行健

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雒所上孝廉

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
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
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
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
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
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
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
祝恬太中大夫邊詔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賚賞以
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云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劉放曰正文以宜周

公案以宜不成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
手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

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禮記明堂位曰周公

勗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勤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

百里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

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

益戶增封以顯其功高祖為泗上亭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霍光廢昌

邑王立宣帝後益封光萬七千戶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

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

以為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

後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 廿八

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飾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演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為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

為邠鄉侯說文云邠穎川周承休侯國元始一邑千戶

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

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

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

乃稱疾不起五侯謂左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為司空

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

君者務疆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

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

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居

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

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

順民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

平則帝道不綱稅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

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

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

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

泮水險危陷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此言

未有天下之兆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

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

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

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卽位以來未有勝政諸

秉權賢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

出其門羽毛齒草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殷盛也富擬

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

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法曰金口塞陛下耳目之明更

為聾瞶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

國忘身隕歿為報而坐禪國議遂見殘滅坐音才賢愚

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

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賈誼上疏曰夫抱火厝

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

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

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

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剗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

相感理使其然史記曰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

哉洋洋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不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

而殺之丘聞剗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藪涸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事亦見孔子家語文也

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

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音抵投也碎瑤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解見寇榮傳伯奇至賢終於流放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後母欲其子立為太子說王曰伯子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即可知王如

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日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之乃遂伯奇也○劉放曰注伯奇王國子案伯奇是尹吉甫事王國未詳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二者數之極

車騎將軍諡曰忠侯孫琬三三三生萬物天地人之極數故以三為名者取其深之極也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

後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 三十一

後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 三十一

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卽以其言應詔而深奇
愛之後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
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
副府副本詰公府也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
士少琬奉手對曰變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
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爲光祿勳深相敬待
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
者爲茂才四行久次謂久居官次也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
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爲之謠曰欲得不能
光祿茂才能音乃來反於具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

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爲權富
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丞王暢侍御史刁韃韃暢素重
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
免蕃官琬韃俱禁錮韃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
言事者多訟韃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節出
爲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
自整家人莫見隋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
太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爲
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
少府太僕又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

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
以琬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
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
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下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
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
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
廬冒刃而前新序曰白公勝殺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七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止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解見馮乃入其劍焉

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
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
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
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
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以爵再而爵地畢也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
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

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
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
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
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劉攽曰案文當而黃
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
其短筭實者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
年間稱為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
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
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
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

處士鄙生忘其拘儒

拘儒猶褊狹也

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

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
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
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暲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
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
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
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蹇辭
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而語辭也論語
是遠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
碩德繼興碩大也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

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

彌縫猶補合也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朱穆劉

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

宏儒遠智高心絜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

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

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道

廣雅曰道急也

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

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以彙越自下蕃

彙類也易曰以

其彙征吉彙音謂

登朝理政並紆災昏

紆解也音式余反

瓊名夙知累

其國疵也

疵病也

琬亦早秀位及志差

志意差舛不能遂也差音楚家反

後漢書卷九十一終

